

去年回上海探亲时，在一个晚上偶然遇见李安。虽然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了，因为不住同一个城市，却也有近十年没见面了。晚会结束时，我们一同下了电梯。在电梯里他老盯着我看，弄得我挺尴尬的。告别的时候他拥抱了我一下，跟我说：“我有个角色想请你演。”我正要高高兴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抱歉地加了一句：“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你的角色是易太太。这是张爱玲小说改编的，我明天让人给你送去。”回家的车上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李安的《喜筵》是为我写的。后来他很长时间找不到钱，等台湾的中影给他投资时，他不能用大陆的演员了。我是命中注定当不了他的女主角。

博客丛林

跟李安拍《色戒》

第二天，李安的助理把小说送了过来，读完后我发现我是对的，易太太似乎是一个小小的角色。李安来电话跟我说，易太太对他来说很重要，她是电影的一个砝码，压阵的。李安要我身上的一种风度和气质。易太太在一个很不利于她的情况下，驾驭着她和他的家，还有她身边人——那些大多数都是和她丈夫有一腿或曾经有过一腿的女人。挂了电话我就义不容辞地答应去演易太太了。

陈冲

了惊天动地性爱的床上，易太太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拍完后李安就哭了起来。后来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拍西片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情绪冲动过，总是跟题材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国产片才让他感觉如此切肤。他说，不过情感的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作品最终会是成功的，只是一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色戒》的现场很有意思，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和语言。各部门人员互相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法，现场却又极其协调。灯光师跟摄影助理是三位来自香港的摄影师，他们自己都拍过很成功的影片，现在却来协助李安的摄影拍《色戒》。拍了一辈子戏，我很少见过这么有创意的灯光、摄影组。

李安就是这样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把好莱坞学到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体系带到国语片的拍摄中，又把中国拍摄的灵活性机动性、随意性和一些不用花太多钱又能起到特别效果的聪明伎俩带到西片的拍摄中。这也许是他成长弧度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易太太的许多戏都是在麻将桌上，四方桌周围坐四个人一般是挺难拍得有意思的，李安却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拍着第一圈麻将。人的体态、手的动作、脸的表情、机器的运作、光的变化浑然一体，一场麻将拍神了，拍精了。

我以前对麻将毫无兴趣，为拍《色戒》终于学会了，打灯光的时候我就跟另外的三个演员打牌。从来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快乐。

人民路金茗居茶楼，六点整。正低头盯在手机屏幕上等回音，王主任递来一叠单据让我记账，翻看了两张她突然问：“小岳，你说电影里的间谍把东西藏起来让人找不着，一般选择什么地方？”

“平常人容易忽视的死角，这种地方最安全。”我不假思索道。

“死角？就是让人视而不见的地方吗？”王主任自言自语。

我来不及回答，因为温晓璐的短信又来了，只有一个字：“行”。

轻慢柔和的音乐在大厅里流淌，秋千式座椅，红色玫瑰花，以及优雅别致的西班牙风情屋，构成浪漫独特的异国情调。

但温晓璐迟迟没有出现。刚才看了时间之后我已发誓不再看表，熬了几分钟还是忍不住抬起手腕瞄了一眼，六点五十六分。前后发了三次短信问她在哪儿，大约什么时候到，她只回了一次，三个字：请稍等。

“先生，加点开水？”侍者凑过来轻声问，眼睛中分明流露出同情之色。

“不要。”我语气恶劣地说。

气鼓鼓地抬起头，正好看见一位身材单薄的戴眼镜男子和女友并肩迎面而至，双方视线对了个正。

不好！我刚想躲避，他已露出惊喜的表情，指个空位让女友先去然后快步走过来。

“你好，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

他热情地说。我连忙起身与他握手，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是吗？我不记得了，请问贵姓？”

被我一说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也许……对不起，也许记错了，我叫梁丘华，《中报日报》专栏记者，以前做专业摄影时替很多大学院校做过节目，看你有些面熟……”

“我叫吕宁，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

“噢，那认错了，我没有去过北京。”

他回到位子上，我微微松了口气，暗自庆幸又闯过一关。去年夏天学校搞毕业会演时梁丘华替我们录像，整场演出我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只有一次为了取角度拍摄他站到我身边时被凳子绊了一下，我扶了他一把，他低头冲我笑笑说谢谢。

这无意一眼在一年后竟然还记得，到底是干记者工作的。正在胡思乱想，温晓璐端着精致的小包款款而至。此刻是七点十分，她让我足足等了七十分钟。

“对不起，有事耽搁了一会儿。”她轻描淡写地说。整个晚上的谈话进行得非常艰难，将精心选择的话题轮番使上都没找到共同点，最后我终于没辙，草草吃了点便饭便匆匆埋单。走到门口正准备为她拦出租车，却见她理额前散发道谢你的晚餐，我先走一步了。说着几步来到右侧一辆红色保时捷前面，掏出钥匙“嘀嘀”两声，挥挥手后打开车门进去，没多久便轻盈地消失在夜幕中。

我怔怔站在门口，良久才缓缓转身看看自己的自行车，苦笑一声，心算了吧，赶紧赶紧正事去。

8 远远看月里大厦，陷入一片寂静的黑暗之中，我沿着路灯的阴影区域慢慢走过去，蹑手蹑脚上了三楼，打开门正摸怀里保险的钥匙，蓦然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在方姐的位置，地上躺着一个人，仰面朝天，身体右侧汪了一大摊血。是王主任。她面色狰狞，愤恨之中带着惊讶，双眼睁得很大，仿佛死得极不甘心。伤口在咽喉处，像是用锋利的小刀划的，下手又准又快，绝对是一刀致命。抬头看保险柜，柜门半开，里面被翻得一塌糊涂，无需再看，剩下的东西已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

6

连载

电话停机了。子惠拿着话筒，长时间听话筒内传出的提示声，脑子里一片空白。

6 傍晚，袁方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子惠仍旧像往常一样伺候他吃了饭，把女儿照料睡了，这才坐到袁方面前，看着他不说话。

袁方有些吃惊，说，哎，怎么了？看我干什么？

子惠说，你说呢？是不是觉得我不正常？

你正常，我还问你干啥？

也是。你要是正常，我这么看你干啥？

袁方心里有些虚，就避开妻子的目光，说，我有什么不正常的？

绕了一个弯子之后，子惠突然直截了当地问袁方了。她说，我问你，你把老太太的养老费拿走了？

袁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从容地说，是呀，你看我妈整天拿着几个破折折，挣那几个小利息，累不累呀？正好我那边有几个项目投资，一年就可以给她赚10万……

子惠说，老太太整天没事做，让她折腾有什么不好的？再说了，什么项目投资50万，一年可以赚10万？要真这样的话，公司什么也别干了，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不就行了？

袁方说，你算说对了，公司目前就在做这笔生意。

妻子说，你不要骗我了，公司的电话停机了。

这句话，一下子把袁方打乱了方寸。他没想到妻子会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所以后面的词一时没编排出来，傻愣在那里了。子惠生气地说，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我早就感觉你不正常，说，别别骗我了，你是不是跑到国外，把我们母女俩抛弃了？

到了这个时候，袁方不得不说出事情真相。

说完后，轮到子惠愣愣了，这种结果远比她想像的要糟糕。袁方真的跑到国外，起码还能给她留下这套别墅留下一笔钱，而现在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沉默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她。整整一个晚上，她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袁方心里很害怕，担心她经受不了打击，一直陪在她身边，找了很多理由宽慰她。

他说，我那么多朋友，每人借个十万二十万的，就凑够了。

他说，朋友的钱，等我翻盘之后再还。

他说，你不用觉得有多大压力，

都让人向往的了。

这里的两幅汉画像凤的图案，凤显得端庄安详从容，也华丽雍容富贵，前面的词一和后面的一只含情脉脉，一呼一应，遥遥相望，情意绵绵。门阙上站立的凤，多是歌舞的凤，能站立在高高大大的门阙上且歌且舞，多安宁多吉祥啊。大约因为谁也没见过凤凰，又迷信风能带来的祥瑞，就在墓门上也刻上凤凰，祈求在另一个世界还能得到凤的护佑。

灵魂，将永远为第一个男人所拥有。即使她为衣食计，改嫁了，她死后一定要回到前夫身边。而在她改嫁时，她要履行的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签一个“卖生不卖死，卖身不卖灵”的“回头约”。

所以张家山一行这个穿越陕北高原的行动，因为这个“回头约”的缘故，便有了某种神圣的、崇高的感觉在内。当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将女骨的骨灰，洒在前夫李万年的墓头上时，整个世界都认为他在完成一件壮举。

华龄出版社出版

李安在现场的思想非常集中，很少跟任何人聊戏外的事。他十分熟练、自信，但又永远保持着谦卑。我到上海后演的第一场戏就是全片的最后一场戏，易先生一个人坐在那张曾经发生

了惊天动地性爱的床上，易太太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拍完后李安就哭了起来。后来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拍西片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情绪冲动过，总是跟题材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国产片才让他感觉如此切肤。他说，不过情感的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作品最终会是成功的，只是一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色戒》的现场很有意思，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和语言。各部门人员互相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法，现场却又极其协调。灯光师跟摄影助理是三位来自香港的摄影师，他们自己都拍过很成功的影片，现在却来协助李安的摄影拍《色戒》。拍了一辈子戏，我很少见过这么有创意的灯光、摄影组。

李安就是这样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把好莱坞学到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体系带到国语片的拍摄中，又把中国拍摄的灵活性机动性、随意性和一些不用花太多钱又能起到特别效果的聪明伎俩带到西片的拍摄中。这也许是他成长弧度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易太太的许多戏都是在麻将桌上，四方桌周围坐四个人一般是挺难拍得有意思的，李安却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拍着第一圈麻将。人的体态、手的动作、脸的表情、机器的运作、光的变化浑然一体，一场麻将拍神了，拍精了。

我以前对麻将毫无兴趣，为拍《色戒》终于学会了，打灯光的时候我就跟另外的三个演员打牌。从来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快乐。

人民路金茗居茶楼，六点整。正低头盯在手机屏幕上等回音，王主任递来一叠单据让我记账，翻看了两张她突然问：“小岳，你说电影里的间谍把东西藏起来让人找不着，一般选择什么地方？”

“平常人容易忽视的死角，这种地方最安全。”我不假思索道。

“死角？就是让人视而不见的地方吗？”王主任自言自语。

我来不及回答，因为温晓璐的短信又来了，只有一个字：“行”。

轻慢柔和的音乐在大厅里流淌，秋千式座椅，红色玫瑰花，以及优雅别致的西班牙风情屋，构成浪漫独特的异国情调。

但温晓璐迟迟没有出现。刚才看了时间之后我已发誓不再看表，熬了几分钟还是忍不住抬起手腕瞄了一眼，六点五十六分。前后发了三次短信问她在哪儿，大约什么时候到，她只回了一次，三个字：请稍等。

“先生，加点开水？”侍者凑过来轻声问，眼睛中分明流露出同情之色。

“不要。”我语气恶劣地说。

气鼓鼓地抬起头，正好看见一位身材单薄的戴眼镜男子和女友并肩迎面而至，双方视线对了个正。

不好！我刚想躲避，他已露出惊喜的表情，指个空位让女友先去然后快步走过来。

“你好，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

他热情地说。我连忙起身与他握手，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是吗？我不记得了，请问贵姓？”

被我一说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也许……对不起，也许记错了，我叫梁丘华，《中报日报》专栏记者，以前做专业摄影时替很多大学院校做过节目，看你有些面熟……”

“我叫吕宁，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

“噢，那认错了，我没有去过北京。”

他回到位子上，我微微松了口气，暗自庆幸又闯过一关。去年夏天学校搞毕业会演时梁丘华替我们录像，整场演出我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只有一次为了取角度拍摄他站到我身边时被凳子绊了一下，我扶了他一把，他低头冲我笑笑说谢谢。

这无意一眼在一年后竟然还记得，到底是干记者工作的。正在胡思乱想，温晓璐端着精致的小包款款而至。此刻是七点十分，她让我足足等了七十分钟。

“对不起，有事耽搁了一会儿。”她轻描淡写地说。整个晚上的谈话进行得非常艰难，将精心选择的话题轮番使上都没找到共同点，最后我终于没辙，草草吃了点便饭便匆匆埋单。走到门口正准备为她拦出租车，却见她理额前散发道谢你的晚餐，我先走一步了。说着几步来到右侧一辆红色保时捷前面，掏出钥匙“嘀嘀”两声，挥挥手后打开车门进去，没多久便轻盈地消失在夜幕中。

我怔怔站在门口，良久才缓缓转身看看自己的自行车，苦笑一声，心算了吧，赶紧赶紧正事去。

8 远远看月里大厦，陷入一片寂静的黑暗之中，我沿着路灯的阴影区域慢慢走过去，蹑手蹑脚上了三楼，打开门正摸怀里保险的钥匙，蓦然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在方姐的位置，地上躺着一个人，仰面朝天，身体右侧汪了一大摊血。是王主任。她面色狰狞，愤恨之中带着惊讶，双眼睁得很大，仿佛死得极不甘心。伤口在咽喉处，像是用锋利的小刀划的，下手又准又快，绝对是一刀致命。抬头看保险柜，柜门半开，里面被翻得一塌糊涂，无需再看，剩下的东西已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

6

诗歌里的中秋月

我素有“诗国”之称，节日诗可谓应有尽有星汉璀璨。每逢“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中秋夜，古人们欢聚一堂共度良宵，思念天各一方的亲友，无不心潮激荡，情意绵绵的咏月诗更是数不胜数了。

从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人时”，“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的佳作，到杜甫“寒沙彻薄雾，落月去清波”，“听胡中桂枝，清光应更多”，“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的名句，从戎昱的“秋宵月色胜春宵，万里霜天静寂寥”，岑参的“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到白居易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刘方平的“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古人的中秋诗情真可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

李商隐中秋之夜想起孑然一身被禁月宫的仙女嫦娥来，他在《嫦娥》诗中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一句“碧海青天夜夜心”，寄托了诗人的多少感慨与情思啊！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一首《中秋登楼望月》：“目穷淮海满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古代传说，蚌在月光下才会孕育出晶莹剔透的珍珠，作者期盼皎洁的中

秋月孕育出更多更美的珍珠，爱民亲民之情呼之欲出！有趣的是，古诗里也有“抱怨”明月的，那是唐朝诗人徐凝的《忆扬州》。诗曰：“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长易觉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诗人中秋夜喜见娇美的明月，又触景生情思念自己的梦中情人“萧娘”来，但天各一方无缘相见，他便将满腔怨恨记到明月头上。说天下明月共有三分，而扬州独得其二，这里“无赖”即无奈，因为明月而怀念爱人，却不得相见，只能埋怨明月的“无情”了——这恐怕是古诗里唯一的“怨月”诗了。

说起咏月的佳构，最令我梦绕魂牵的，当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苏东坡的名篇了。他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后赤壁赋》）、“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见《西江月》）、“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见《中秋月》）等等咏月之诗自是情景交融回肠荡气，而其《水调歌头·中秋》一调，更是千古传诵、百读不厌，每每令人扼腕赞叹！其词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才气傲物，见老和尚不理不睬，不禁怒火中烧，高声喝道：“呵呵，好大一个和尚啊！”住持睁开双眼说：“大不大与你无关，我乃堂堂名寺之主，你不过一介书生，管得住老僧吗？”

张举人被老和尚的话堵得半响无法回复。心想好哇，等我此去博得功名。第一个非无管住你不可！随即愤愤离开寺院，赴京赶考了。

张举人到了京城，三榜过后，高中皇榜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慢慢由太常寺，大理寺卿，户部右侍郎，又升迁到南京京户部尚书，曾在延福寺受的气一直没有忘。他一纸公文发到河南开封府，指名把延福寺划归南京代管，每年的寺田田赋必须到南京户部缴款。从此以后，延福寺就改名为“南京寺”了。

明代，张姓傍寺建村，村以寺名，原村分东寺、西寺。后因两村发展相连，1987年地名普查时统一命名为南寺，亦称南京寺。

太平安了。

汉画像砖上常有仙人戏凤，都是仙人喂凤逗凤的情景；也常见凤凰站立在阙门之上，

嘴里衔着丹药或绶带，是要人羽化升天的。凤更多更常见的是表示祥瑞的。凤出现了，天下安了，这是比什么

都让人向往的了。

这里的两幅汉画像凤的图案，凤显得端庄安详从容，也华丽雍容富贵，前面的词一和后面的一只含情脉脉，一呼一应，遥遥相望，情意绵绵。门阙上站立的凤，多是歌舞的凤，能站立在高高大大的门阙上且歌且舞，多安宁多吉祥啊。大约因为谁也没见过凤凰，又迷信风能带来的祥瑞，就在墓门上也刻上凤凰，祈求在另一个世界还能得到凤的护佑。

灵魂，将永远为第一个男人所拥有。即使她为衣食计，改嫁了，她死后一定要回到前夫身边。而在她改嫁时，她要履行的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签一个“卖生不卖死，卖身不卖灵”的“回头约”。

所以张家山一行这个穿越陕北高原的行动，因为这个“回头约”的缘故，便有了某种神圣的、崇高的感觉在内。当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将女骨的骨灰，洒在前夫李万年的墓头上时，整个世界都认为他在完成一件壮举。

华龄出版社出版

李安在现场的思想非常集中，很少跟任何人聊戏外的事。他十分熟练、自信，但又永远保持着谦卑。我到上海后演的第一场戏就是全片的最后一场戏，易先生一个人坐在那张曾经发生

了惊天动地性爱的床上，易太太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拍完后李安就哭了起来。后来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拍西片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情绪冲动过，总是跟题材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国产片才让他感觉如此切肤。他说，不过情感的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作品最终会是成功的，只是一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色戒》的现场很有意思，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和语言。各部门人员互相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法，现场却又极其协调。灯光师跟摄影助理是三位来自香港的摄影师，他们自己都拍过很成功的影片，现在却来协助李安的摄影拍《色戒》。拍了一辈子戏，我很少见过这么有创意的灯光、摄影组。

李安就是这样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把好莱坞学到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体系带到国语片的拍摄中，又把中国拍摄的灵活性机动性、随意性和一些不用花太多钱又能起到特别效果的聪明伎俩带到西片的拍摄中。这也许是他成长弧度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易太太的许多戏都是在麻将桌上，四方桌周围坐四个人一般是挺难拍得有意思的，李安却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拍着第一圈麻将。人的体态、手的动作、脸的表情、机器的运作、光的变化浑然一体，一场麻将拍神了，拍精了。

我以前对麻将毫无兴趣，为拍《色戒》终于学会了，打灯光的时候我就跟另外的三个演员打牌。从来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快乐。

人民路金茗居茶楼，六点整。正低头盯在手机屏幕上等回音，王主任递来一叠单据让我记账，翻看了两张她突然问：“小岳，你说电影里的间谍把东西藏起来让人找不着，一般选择什么地方？”

“平常人容易忽视的死角，这种地方最安全。”我不假思索道。

“死角？就是让人视而不见的地方吗？”王主任自言自语。

我来不及回答，因为温晓璐的短信又来了，只有一个字：“行”。

轻慢柔和的音乐在大厅里流淌，秋千式座椅，红色玫瑰花，以及优雅别致的西班牙风情屋，构成浪漫独特的异国情调。

但温晓璐迟迟没有出现。刚才看了时间之后我已发誓不再看表，熬了几分钟还是忍不住抬起手腕瞄了一眼，六点五十六分。前后发了三次短信问她在哪儿，大约什么时候到，她只回了一次，三个字：请稍等。

“先生，加点开水？”侍者凑过来轻声问，眼睛中分明流露出同情之色。

“不要。”我语气恶劣地说。

气鼓鼓地抬起头，正好看见一位身材单薄的戴眼镜男子和女友并肩迎面而至，双方视线对了个正。

不好！我刚想躲避，他已露出惊喜的表情，指个空位让女友先去然后快步走过来。

“你好，我们好像在那儿见过。”

他热情地说。我连忙起身与他握手，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是吗？我不记得了，请问贵姓？”

被我一说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也许……对不起，也许记错了，我叫梁丘华，《中报日报》专栏记者，以前做专业摄影时替很多大学院校做过节目，看你有些面熟……”

“我叫吕宁，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

“噢，那认错了，我没有去过北京。”

他回到位子上，我微微松了口气，暗自庆幸又闯过一关。去年夏天学校搞毕业会演时梁丘华替我们录像，整场演出我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只有一次为了取角度拍摄他站到我身边时被凳子绊了一下，我扶了他一把，他低头冲我笑笑说谢谢。

这无意一眼在一年后竟然还记得，到底是干记者工作的。正在胡思乱想，温晓璐端着精致的小包款款而至。此刻是七点十分，她让我足足等了七十分钟。

“对不起，有事耽搁了一会儿。”她轻描淡写地说。整个晚上的谈话进行得非常艰难，将精心选择的话题轮番使上都没找到共同点，最后我终于没辙，草草吃了点便饭便匆匆埋单。走到门口正准备为她拦出租车，却见她理额前散发道谢你的晚餐，我先走一步了。说着几步来到右侧一辆红色保时捷前面，掏出钥匙“嘀嘀”两声，挥挥手后打开车门进去，没多久便轻盈地消失在夜幕中。

我怔怔站在门口，良久才缓缓转身看看自己的自行车，苦笑一声，心算了吧，赶紧赶紧正事去。

8 远远看月里大厦，陷入一片寂静的黑暗之中，我沿着路灯的阴影区域慢慢走过去，蹑手蹑脚上了三楼，打开门正摸怀里保险的钥匙，蓦然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在方姐的位置，地上躺着一个人，仰面朝天，身体右侧汪了一大摊血。是王主任。她面色狰狞，愤恨之中带着惊讶，双眼睁得很大，仿佛死得极不甘心。伤口在咽喉处，像是用锋利的小刀划的，下手又准又快，绝对是一刀致命。抬头看保险柜，柜门半开，里面被翻得一塌糊涂，无需再看，剩下的东西已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

6

电话停机了。子惠拿着话筒，长时间听话筒内传出的提示声，脑子里一片空白。

6 傍晚，袁方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子惠仍旧像往常一样伺候他吃了饭，把女儿照料睡了，这才坐到袁方面前，看着他不说话。

袁方有些吃惊，说，哎，怎么了？看我干什么？

子惠说，你说呢？是不是觉得我不正常？

你正常，我还问你干啥？

也是。你要是正常，我这么看你干啥？

袁方心里有些虚，就避开妻子的目光，说，我有什么不正常的？

绕了一个弯子之后，子惠突然直截了当地问袁方了。她说，我问你，你把老太太的养老费拿走了？

袁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从容地说，是呀，你看我妈整天拿着几个破折折，挣那几个小利息，累不累呀？正好我那边有几个项目投资，一年就可以给她赚10万……

子惠说，老太太整天没事做，让她折腾有什么不好的？再说了，什么项目投资50万，一年可以赚10万？要真这样的话，公司什么也别干了，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不就行了？

袁方说，你算说对了，公司目前就在做这笔生意。

妻子说，你不要骗我了，公司的电话停机了。

这句话，一下子把袁方打乱了方寸。他没想到妻子会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所以后面的词一时没编排出来，傻愣在那里了。子惠生气地说，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我早就感觉你不正常，说，别别骗我了，你是不是跑到国外，把我们母女俩抛弃了？

到了这个时候，袁方不得不说出事情真相。

说完后，轮到子惠愣愣了，这种结果远比她想像的要糟糕。袁方真的跑到国外，起码还能给她留下这套别墅留下一笔钱，而现在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沉默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她。整整一个晚上，她就那么睁着眼睛看着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袁方心里很害怕，担心她经受不了打击，一直陪在她身边，找了很多理由宽慰她。

他说，我那么多朋友，每人借个十万二十万的，就凑够了。

他说，朋友的钱，等我翻盘之后再还。

他说，你不用觉得有多大压力，

都让人向往的了。

这里的两幅汉画像凤的图案，凤显得端庄安详从容，也华丽雍容富贵，前面的词一和后面的一只含情脉脉，一呼一应，遥遥相望，情意绵绵。门阙上站立的凤，多是歌舞的凤，能站立在高高大大的门阙上且歌且舞，多安宁多吉祥啊。大约因为谁也没见过凤凰，又迷信风能带来的祥瑞，就在墓门上也刻上凤凰，祈求在另一个世界还能得到凤的护佑。

灵魂，将永远为第一个男人所拥有。即使她为衣食计，改嫁了，她死后一定要回到前夫身边。而在她改嫁时，她要履行的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就是签一个“卖生不卖死，卖身不卖灵”的“回头约”。

所以张家山一行这个穿越陕北高原的行动，因为这个“回头约”的缘故，便有了某种神圣的、崇高的感觉在内。当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将女骨的骨灰，洒在前夫李万年的墓头上时，整个世界都认为他在完成一件壮举。

华龄出版社出版

李安在现场的思想非常集中，很少跟任何人聊戏外的事。他十分熟练、自信，但又永远保持着谦卑。我到上海后演的第一场戏就是全片的最后一场戏，易先生一个人坐在那张曾经发生

了惊天动地性爱的床上，易太太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拍完后李安就哭了起来。后来聊起来，他告诉我他拍西片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情绪冲动过，总是跟题材有一定的距离，只有国产片才让他感觉如此切肤。他说，不过情感的投入并不一定代表作品最终会是成功的，只是一种不同的工作状态。

《色戒》的现场很有意思，有各种不同的人种和语言。各部门人员互相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法，现场却又极其协调。灯光师跟摄影助理是三位来自香港的摄影师，他们自己都拍过很成功的影片，现在却来协助李安的摄影拍《色戒》。拍了一辈子戏，我很少见过这么有创意的灯光、摄影组。

李安就是这样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把好莱坞学到的系统的工作方法和严谨的体系带到国语片的拍摄中，又把中国拍摄的灵活性机动性、随意性和一些不用花太多钱又能起到特别效果的聪明伎俩带到西片的拍摄中。这也许是他成长弧度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易太太的许多戏都是在麻将桌上，四方桌周围坐四个人一般是挺难拍得有意思的，李安却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拍着第一圈麻将。人的体态、手的动作、脸的表情、机器的运作、光的变化浑然一体，一场麻将拍神了，拍精了。

我以前对麻将毫无兴趣，为拍《色戒》终于学会了，打灯光的时候我就跟另外的三个演员打牌。从来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过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快乐。

人民路金茗居茶楼，六点整。正低头盯在手机屏幕上等回音，王主任